

暖暖

Love never dies. [完美彩插版]

Those
Years
Those
World

蔡智恒 著

连理树依然是纯真爱情的象征，无论夏冬，
无论青丝或白头，努力提醒人们纯真的爱情是多么可贵，
值得人们歌颂。



Love never dies.
暖暖
蔡智恒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暖暖 / 蔡智恒著. —武汉: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 11

(那些年, 那些字)

ISBN 978-7-5560-3485-7

I. ①暖… II. ①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6122 号

中文简体字版 © 2015 年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

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周出版事业部授权, 同意经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7-2014-111

那些年, 那些字

暖暖

原 著	蔡智恒
项目策划	蔡贤斌
责任编辑	张云兵 于国辉
美术设计	贾 嘉
出 品 人	李 兵
出版发行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电子邮件	cjcp@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承 印 厂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80 × 1230
开本印张	32 开 8 印张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0-3485-7
定 价	29.80 元
业务电话	(027) 87679179 87679199
网 址	http://www.cjcp.com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嘿，我叫暖暖。你呢？”

认识暖暖是在一次海峡两岸的学生夏令营活动中。

这个夏令营的详细名称我忘了，只记得有类似“文化寻根”的关键词。

那时我刚通过硕士论文口试，办离校手续时在校的网页上看到了这个活动。

由于我打算休息一个月后再投入职场，索性报了名。跟本校学弟学妹和其他三所学校的大学生或研究生一同飞往北京。

北京有四所学校的大学生正等着我们。

这个活动为期8天7夜，活动范围都在北京附近。

四个老师（台湾北京各两个）领队，带领这群50人左右的学生。

老师们的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而且我们也算是大人了，所以他们只是象征性地负责行程安排等杂务，不怎么管理我们。

虽然万一出了事他们得负责，但紧张的反而是我们。

初见面时，正是准备用晚餐的时分。

老师们彼此说些“一路上辛苦了、还好还好、您请坐、不不不您先请、千万别客气”之类的客套话，但所有学生的脸皮都是紧绷着的。

如果你曾睡过很沉的觉，你应该知道刚睡醒时的脸皮是几乎没有弹性的。

没错，就是那种缺乏弹性的紧绷感弥漫在所有学生的脸上。

全部的人坐成六桌，上了第一道菜后两分钟内，没人动筷子。

老师们殷勤地劝大家举筷，学生们则很安静。

我坐的桌子没有老师，同桌的学生不仅安静，恐怕已达肃静的境界。

就在隔壁桌的北京老师劝了第三次“大家开动啊，别客气”的时候，坐在我左手边的女孩开了口，顺便问我的名字。

“嘿，我叫暖暖。你呢？”

“我叫凉凉。”

我一定是紧张过了头，脱口说出这个名字。

如果你是我父母或朋友或同学或认识我，你就知道这不是我的名字。

“你说真的吗？”她的语气很兴奋，“我叫暖暖，你叫凉凉。真巧。”

暖暖笑了笑，成为最早恢复脸部肌肉弹性的学生。

“同志们，咱们开动吧。”

说完后，暖暖的右手便拿起筷子，反转筷头朝下，轻轻地在桌子上敲了两声；再反转筷头朝上，指头整理好握筷的姿势，然后右手往盘子那边伸直。

暖暖的动作很轻，而且把时间拉得很长，似乎有意让其他人跟上。

就像龟缩在战壕里的士兵突然看到指挥官直起身慷慨激昂地高喊：冲啊！

于是，他们纷纷爬出战壕，拿起筷子。

暖暖夹起菜到自己的碗上空时停顿一下，再右转90度放进我的碗里。

“这菜做得挺地道的，尝尝。”她说。

“这是？”我问。

“湖北菜。”

其实我只想问这看起来红红软软的是什么东西，但她既然这么回答，我只好又问：“你怎么知道是湖北菜？”

“你问的问题挺深奥的。”她回答，“外头餐厅的招牌上有写。”

看来我问了个蠢问题，如果要再开口，得问些真正深奥的问题。

我知道“地道”的台湾说法是“道地”，台湾有很多美食节目说过了。

所以我不会问菜做得地道这一说法，是否因为对日抗战时为躲避日机轰炸，煮菜只得在地道内，于是菜里有一股坚毅不挠的香味儿象征民族刻苦耐劳、奋战不屈的精神，演变到后来要称赞菜做得很实在使用“地道”来形容。

想了一下后，我开口问了个深奥的问题：“你是湖北人吗？”

“不是。”暖暖摇摇头，“我是黑龙江人，来北京念大学。”

“果然。”我点点头。

“咋了？”

“你说你是黑龙江人，对吧？”

“嗯。”

“这里是北京，应该在河北这边。没错吧？”

“没错。”

“你没到过湖北吧？”

“没去过。”

“那你怎么会知道这里的湖北菜很道地——不，很地道呢？”

“这个问题也挺深奥的。”暖暖停住筷子，迟疑了一会儿，再开口说，“我是听人说的。”

“啊？”

“毕竟你们是从台湾来的，我算是地主，总得硬充一下内行。”

暖暖说完后笑了笑。

我的紧张感顿时消失了不少。

学生们的脸皮似乎已恢复弹性，夹菜舀汤间也会互相点头微笑。

“对了，我姓秦。”暖暖又开口说，“你呢？”

“我姓蔡。”

“蔡凉凉？”暖暖笑出声，“凉凉挺好听，但跟蔡连在一起就……”

“再怎么闪亮的名字，跟蔡连在一起都会失去光芒。”

“不见得哟。”

“是吗？”

“菜凉了就不好吃了，要趁热吃。你的名字挺有哲理

的。”她笑说，“你父亲大概是希望你做人要把握时机、努力向上。”

“那你叫暖暖有特别的含义吗？”我问。

“我父亲觉得天冷时，暖暖、暖暖这么叫着，兴许就不冷了。”

“你的名字比较好，不深奥又有意境。”

“谢谢。”暖暖笑了。

我开始感到不安。因为我叫凉凉可不是真的，而是假的。

没想到刚刚脱口而出的“凉凉”，会有这么多的后续发展。

几度想告诉暖暖我不叫凉凉，但始终抓不住良心发现的好时机。

“咋停下筷子了呢？”暖暖转头对着我说，“快吃呗。”

这顿饭已经吃了一半，很多人开始聊天与谈笑。

跟刚入座时的气氛相比，真是恍如隔世。

暖暖和我也闲聊起“黑龙江很冷吧，台湾很热吧”之类的话题。

聊着聊着便聊到地名，我说在我家乡有蒜头、太保、水上等地名。

“我老家叫布袋。”我说。

“就是那个用来装东西的布袋？”暖暖问。

“没错。”

“这地名挺有趣的。”

“台湾也有个地方叫暖暖。”我用突然想起某件事般的口吻说。

“你说真的吗？”

“这次绝对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次？假的？”

“没事。”我假装没看见她狐疑的眼光，赶紧接着说，“暖暖应该在基隆，有山有水，是个很宁静、很美的地方。”

“你去过吗？”

“我也没去过暖暖。”我笑了笑，“这次该轮到我硬充内行了。”

“怎么会有地方取这么个温雅贤淑的名字呢？”

“说得好。暖暖确实是个温雅贤淑的名字。”

“多谢夸奖。”暖暖笑了笑。

“不客气。我只是实话实说。”

“可以再多告诉我一些关于暖暖这地方的事吗？”

“就我所知，清法战争时，清军和民兵曾在暖暖隔着基隆河与法军对峙，阻止法军渡河南下攻进台北城。”我想了一会儿后，说。

“后来呢？”

“法军始终过不了基隆河。后来清法议和，法军撤出台湾。”

“还有这段历史呀。”

“嗯。”我点点头，“清末年难得没打败仗，这算其中之一。”

暖暖也点点头，然后陷入沉思。

“真想去看看那个有着温馨名字的地方。”过了几分钟，她又开口。

“很好啊。”

“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我真想看。”

“非常好。”

“我是说真的。”

“我知道。”

“这是约定。”

“啊？我答应了什么吗？”

“总之，”暖暖的脸上带着古怪的笑容，“我一定要去暖暖瞧瞧。”

我看了看她，没有答话，试着体会她想去暖暖的心情。

我知道她应该不是那种你不带我去，我就死给你看的任性女孩；更不是那种你不带我去，你就死给我看的凶残女孩。

也许她口中的约定，只是跟她自己约定而已。

饭局结束后，我们来到一所大学的宿舍，往后的七个晚上都要住在这里。

因为这顿饭比预期多吃了一个钟头，又考虑到台湾学生刚下飞机，所以取消了预定的自我介绍，将所有学生分成六组后就各自回房歇息。

取消自我介绍让我松了口气，因为我可不能跟大家说我叫蔡凉凉。

四个人一间房，男女分开（这当然是无可奈何的）。

不过在分房时，还是引起一阵小骚动。

台湾学生的姓名，清一色是三个字。

以我来说，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没碰到过名字是两个字的同学。

但北京学生的姓名，竟然多数是两个字。

男的名字还算好辨认，有些女孩的名字就很中性甚至偏阳性了。

有位台湾女孩发现同寝的室友叫岳峰和王克，吃了一惊，随后引发了骚动。

“你能想象一个温柔端庄的姑娘叫岳峰吗？”叫岳峰的女孩带着悲愤的语气说。

至于王克，则是个身材娇小的清秀女孩。

岳峰和王克，都是令人猜不透的深奥名字。

学生们开始研究起彼此的姓名，有人说三个字好听、两个字好记，也有人说两个字如果碰到大姓，就太容易撞名了。

聊着聊着便忘了回房，老师们催说早点歇息明天要早起之类的话。

回房的路上刚好跟暖暖擦身而过。

“凉凉，明天见啰。”她拎个袋子说。

旁人用狐疑的眼光看我，我心想叫凉凉的事早晚会穿帮。

同寝室友一个是我学校的学弟，另两个是北京学生，叫徐驰和高亮。

徐驰和高亮这种名字就不深奥了。

由于我比他们大两岁左右，他们便叫我老蔡，学弟也跟着叫。

我们四人在房里打屁闲聊，北京的用语叫侃大山。

我挂心“凉凉”会穿帮的事，又觉得累，因此侃一下休息两下，有一搭没一搭地侃。

闭上眼，告诉自己这里是北京，我在北京的天空下，我来到北京了。

为了给北京留下初次见面的好印象，我可千万别失眠。

不过我好像多虑了，因为没多久我便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用过早饭后，大伙儿出发前往紫禁城。

同行的北京学生都是外地来北京念书的学生，他们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几乎都是逛紫禁城，因此他们对紫禁城熟得很。

老师们只说了集合时间和地点，便撒手让北京学生带着台湾学生闲逛。

刚走进午门，所有学生的第一反应，都是学起戏剧里皇帝勃然大怒地喊：推出午门斩首！

虽然也有人解释推出午门只是不想污染紫禁城，实际刑场在别处。

但不可否认午门给人的印象似乎就只是斩首而已。

如果是我，我的第一反应是：咦？怎么没经过早门，就到午门了呢？那下个门是否就是晚门？

不过我本来就不是正常的人，所以不要理我，没关系。

“凉凉，原来你在这儿。”暖暖跑近我，“快！我看到你家了！”

“什么？”虽然我很惊讶，但还是跟在她后面跑。

跑了三十几步，暖暖停下脚步，喘口气右手往前指：“你家到了。”

顺着她的手势，我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正拿着灰白色的布袋装东西。

转过头看暖暖，她右手抚着肚子，一副笑到肚子疼的

样子。

“非常好笑。”我说。

“等等。”她笑岔了气，努力恢复平静，但平静几秒后，又开始笑。

“再等等……”

看来暖暖似乎也不太正常。

虽然暖暖渐渐停止笑声，但眼中的笑意短时间内大概很难散去。

我想她现在的心情很好，应该是我良心发现的好时机。

穿过金水桥，我们像古代上朝的官员一样，笔直地往太和殿的方向走。

走着走着，我清了清喉咙说：“跟你说一件事。”

“有话就直说呗。”

“其实我不叫凉凉。”

“啥？”

“说真的，我不叫凉凉。”

暖暖眼中的笑意慢慢散去，取而代之的是疑惑不解，然后是埋怨。

“连名字都拿来开玩笑，你有毛病。”

“Sorry。”

“干吗讲英文？”

“台湾的用语在这时候通常是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北京是否也这么说，只好说英文了。”

“你病傻了吗？”暖暖差点儿笑出声，“当然是一样！”我也觉得有点儿傻，傻笑两声。

“喂，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你要说你叫凉凉？”

“一听到暖暖，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凉凉。”

“嗯？”

“因为冬暖夏凉。”

“同志，”暖暖的眼神很疑惑，“你的想法挺深奥的。”

“如果你问我AB的弟弟是谁？”我试着解释我的深奥想法，“我会回答CD。”

“啥？”暖暖的眼神更疑惑了。

“就像我一听到陈水扁这个名字，直觉想到他家一定有五个兄弟。”

“五兄弟？”

“金木水火土。陈金扁、陈木扁、陈水扁、陈火扁、陈土扁。他们家照五行排行，陈水扁排行老三。”

“照这么说，达芬奇排行老大而且还有个弟弟叫达芬怪啰。”

“达芬奇是谁？”

“你不知道？”暖暖眼睛睁得好大，“就是画《蒙娜丽莎》那个。”

“哦。”我恍然大悟，“在台湾地区通常翻译为达文西，他并不是老大而是老二，因为达文东、达文西、达文南、达文北。”

“所以翻译名字不同，兄弟就少了好几个？”

“看来是这样。”

暖暖不再回话，缓缓往前走。我跟在后头，心里颇为忐忑。

过了一会儿，暖暖回头说：“别闷了。我说个笑话给你听。”

“嗯。”

“公交车上挤满了人，有个靓女不留神踩了个汉子一脚，靓女转头慢慢地说：‘先生，我Sorry你。’结果你猜那汉子咋说？”

“他说什么？”

“他眼睛瞪得老大说：‘啥？你Sorry我？我还Sorry你全家咧！’”

说完她便笑了起来，我也陪着笑两声。

暖暖先学靓女嗲声嗲气，后学汉子扯开粗哑嗓子的表演，很是生动有趣。

“你让我说一句，我就原谅你。”暖暖停止笑声后，说。

“没问题。”

“你刚说Sorry……”暖暖似乎憋住笑，“我Sorry你全家。”

“非常荣幸。”

“梁子算揭过了，”她笑着说，“但我以后还是偏要叫你凉凉。”

“好啊。”

“那就这么着，以后你的小名就叫凉凉。”

我点了点头，笑了笑。跟上她，一起往前走。

到了太和殿前的宽阔平台，有学生朝我们招手，喊：

“来合个影！”

我和暖暖快步跑去，在太和殿下已有十几个学生排成两列。

准备拍照时，我伸出双手的食指和中指各做个V，暖暖很好奇。

“台湾学生的习惯要么做V耍帅，要么摊开拇指和食指托住

下巴，或用指头抵着脸颊。哪一个指头都行，这叫装可爱。”

我话刚说完，拍照的同学喊“茄子”，在一片茄子声中，闪了个光。

问了暖暖为什么要说茄子？

得到的答案就像在台湾要说英文字母C一样，都是要人露齿微笑而已。

我和暖暖走进太和殿，这是皇帝登基的地方，得仔细看看。

殿内金砖铺地，有六根直径一米的巨柱，表面是沥粉贴金的云龙图。

龙椅和屏风即在六根盘龙金柱之间，安置在两米高的金色台基之上。

看着那张金色龙椅，数龙椅上是否真有九条龙，数着数着竟出了神。

“想起了前世吗？”暖暖开玩笑问。

“不。”我回过神，说，“我的前世在午门。”

“你这人挺怪。”暖暖笑着说。

走出太和殿后，我还是跟着暖暖闲晃。

暖暖的方向感似乎不好，又不爱看沿路的指标，常常绕来绕去。

别人从乾清宫走到养心殿，我们却从养心殿走到乾清宫。

“哎呀，不会走丢的，你放心。”她总是这么说。

一路上暖暖问起台湾的种种，也问起我家里的状况。

我说我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姐，下有一妹。

“有兄弟姐妹应该挺热闹的。不像我，家里就一个小孩。”暖暖说。

“可是我老挨打。”

“咋说呢？”

“当孩子们争吵，父亲有时说大的该让小的，我就是被打的大的，但有时却说小的要听大的，我却变成被打的小的。所以老挨打。”

“会这样吗？”

我嘿嘿两声，接着说：“人家说当老大可以培养领导风格，老小比较任性，但也因任性所以适合成为创作者。至于排行中间的，由于老是挨打，久而久之面对棍子就会说‘打吧打吧，打死我吧’，因此便学会豁达。”

“豁达？”暖暖不以为然，“那叫自暴自弃。”

“但也有一些排行中间的人很滑溜，打哥哥时，他变成弟弟；打弟弟时，他却变成哥哥。这些人长大以后会成为厉害角色。”

“净瞎说。”过了一会儿，暖暖吐出这句话。

“不知道你还要带我绕多久才可以离开紫禁城，不瞎说会很无聊。”

“喏，御花园到了。”她指着前方，“穿过御花园就到神武门，出了神武门就离开紫禁城了。”

从踏入紫禁城到现在，觉得世界的形状尽是直、宽、广、方，没想到御花园是如此小巧玲珑、幽雅秀丽。

园内满是叠山石峰、参天古木、奇花异草和典雅楼阁，脚底下还有弯弯曲曲的花石子路。

我和暖暖在御花园的花木、楼阁、假山间悠游，还看到了连理树。

这是由两棵柏树主干连接在一起的，仿佛一对恋人含情脉脉地紧紧相拥。

一堆人在连理树下照相，而且通常是一男一女。